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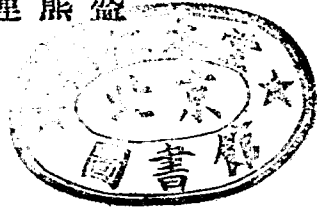
四廿之書義童兒
版出館書印幼慈



會集的凡平不



編主運熊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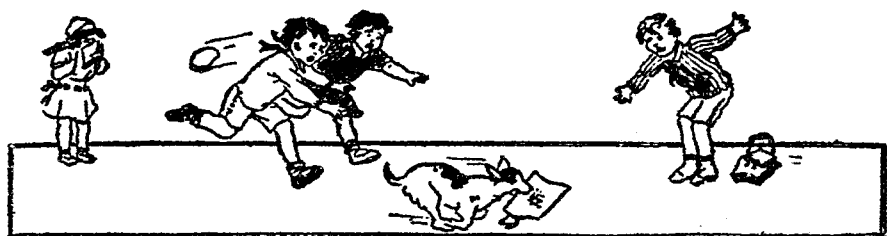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平凡的集會

道岳：者作

24

—— 版出館書印幼慈 —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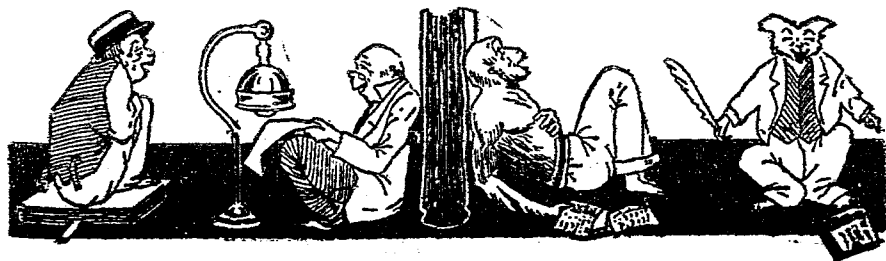
小朋友們：

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，願你們好好地待我、保存我、不要糟塌我。

用心讀我，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、姊妹；因為我所有的，對於你們都是有用的，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得更快活、更滿足！

你們的朋友

不平凡的集會



不平凡的集會



開會的時光快到了，無數動物都向森林的中部來。

浩浩蕩蕩！多長的隊伍：有龐大的、有微小的、有高的、有矮的；家養的、野生的、外國來的、土產的……

有翅膀的從空中掠過去，有足的從地面跑過去，爬過去。魚哥哥弟弟也游向岸邊來，猩猩用盤盛着牠，領牠到會場來。

海裡來的魚兒，口中唧多了些鹽；牠不慣喝河裡的水：太淡，無味。

會場很熱鬧：猴子當然呱呱叫，鸚鵡笑得幾乎破肚皮，獅子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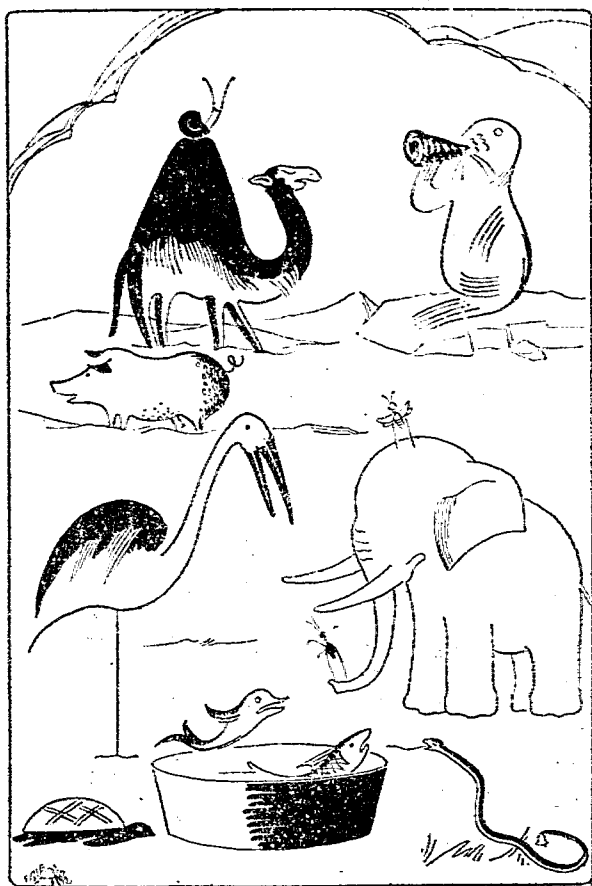
停地吼着；蟋蟀整齊他們的隊伍，一齊高唱他們自以爲美妙的音樂。大家漸漸都感到厭煩了：一向都是這樣的，不守時刻的。另外爲什麼牠們這次不互相侵害呢？爲的是牠們要團結起來，保衛牠們的族類，抵抗牠們唯一的公敵——人類。

象

一陣嘯聲蓋住了一切喧嚷。象仁兄大力踏着牠的胖腿，抑揚着牠底嘯聲——牠說：

「各位先生！會議的時候到了，我的意見要立刻選舉主席，要是各位同意，我來選舉一個。」

大象繼續踏着大腿，當然沒有誰敢反對的。於是全體齊聲高嘯，表示同意。當時大象垂下長鼻，給螞蟻挽住，又提高螞蟻到一棵



針松的末梢上，大家看得到的地方。

★ 螞 蟻 ★

大眾不約而同的起了一道歡呼。螞蟻喜樂到極點，搓了五分鐘手掌。但不能太令人久候的，於是螞蟻做個手勢叫大家肅靜，開始說話：

「各位親愛的朋友，各位好兄弟！……」

「大聲些，大聲些！」末末的一排高聲的嚷。

蟻的聲音是這麼的微弱，像針眼般的弱，很容易被打斷的，一打斷了，愈是不可收拾。

迫着大眾要絕對肅靜，聲音才可以完全傳到最後一排。

「各位親愛的朋友！各位好兄弟！既然蒙大家過愛，選小弟做

這次大集會的主席，我就首先提議，人類數十世紀以來對於我們的非正義的評論，我們應該反對。他們說，我們動物過動物的生活，一天過一天，不愁不慮，更不準備未來。這，不對的！好朋友們，這話極不對的。」

全場聽衆來了一陣激烈的掌聲。

「相反。」螞蟻繼續說：「我們常常不斷地預算將來，替人類立了節儉的好榜樣；只是人類不仿效，這絕不是我們的罪過。哪！看那尾海裡來的魚，他們剛才表示同意，不拍手，不高呼，只搖搖兩條鰭：因為他們發過誓，連聲音也要省儉哩！」

讚美的聲浪又嘖嘖的響起來。魚兒謙謙遜遜地垂下頭來，沉到盤底去。

「誰敢自誇，可以比他更節儉，更聰明，上前來。」

駝駱

一頭褐黃色的大動物，在大衆中開始大搖大擺，他那放在長長的頸上的小頭兒也開始仰起來——這是駱駝先生。

向四方看了一會，把頭扭了一個圈子以後，開始說：

「各位好朋友！你們早已知道，我常常在大沙漠中走來走去。沙漠有的只是一片黃沙，石塊和灼熱的太陽。水草地帶稀少，有的時候，連罕有的井，許多也是枯的，或是蓄着不良的水料的。過沙漠的人，平常都攜帶極大量的水。不過有時行了又行，行了又行，沙漠的路程未完，水已經飲盡，沒有別的辦法時，只有渴死。他們

死，便讓他們死！哈哈！我却可以救自己的命！因為我體內有儲水的水囊，裡面有許多水，好像井，打乾一個又一個。雖然水不像平常的新鮮，却也不令我渴死。」

大眾群中一小部分猛烈地鼓掌。

「果然好，」螞蟻稱讚牠：「可惜這個方法，只可以益你自己吧！」

駱駝老實地回答：「我有許多同類，被人殺死，因為人渴得厲害，強搶了牠身體裡的水。這樣的捨己為群精神，想來是不必我再解釋了。」

全體聽了，感動得幾乎流淚。

喜鵲

剛巧飛來一隻黑背白肚的鳥兒，歇息在螞蟻的附近。他叫作喜鵲。他行過了鞠躬禮，運用他的美妙的聲音說：

「任何的動物都比不上我！我習慣在樹下打洞，收藏「我」的一切寶物。「我」最喜歡的是發光的東西，例如戒指，玻璃，餐具，鏢，鍊子；又例如海灘的光石塊，鷄骨，舊銀幣……換一句話來說，我是一個收藏家，有一個名符其實的珍品展覽會。」

全體不但不讚賞，而且一同喧嚷；喜鵲面皮雖然厚，也不能不下場去。

「至於你這些財寶，對於大眾有什麼用呢？」螞蟻嚴肅地。

「啊！有用……好看！」喜鵲難為情地強辯，「是有用的！」



大眾咆哮更響，鸚鵡唱得特別响，响尾蛇也搖動他的響鈴。大象踏了五分鐘連環的重腳，才鎮壓住大眾的譏諷和咒罵聲。

野牛

聲音剛靜止了，又有一頭大動物走到螞蟻的面前。他肥胖，粗重，灰黑；看來像頭牛，但是頸後面却隆起，他叫野牛。

「請看我頸背上的駝肉，他不是肉，全是脂肪，上等脂肪，我敢担保是上等脂肪，因為是我一手製造的。」

群眾中開始在譏笑。

「沒有什麼可笑的，」野牛繼續說，「特別是灼熱的太陽把甜棗兒完全晒乾了以後，不會打算的動物便都餓死，我却慢慢的消化

我的脂肪，安安樂樂等候大好的時期再回來。」

螞蟥不曉得怎樣答他好，群眾却也沒有喝彩。

終於仍是螞蟥再打破沉寂。

「你的地位，和駱駝兄弟很相似。」

「不對，我不像駱駝兄弟，肯把自己的儲蓄讓給別人！」

那時群眾中又起了咆哮，嚷說他不懂禮貌，不會想！

★ 蜈蚣 ★

又恰巧，一條暗黑的小虫，慢慢、慢慢地爬近螞蟥，他設法翹起他那數不盡的腳根來，叫大家注意自己。使着一勁冷酷而陰沉的聲音在說：

「我叫「蜈蚣」，雖然腳有很多，却不穿鞋。那就節省「鞋子」

的消費。」

沒有意識的話，只引得大家一陣譏笑。他看來勢不妙，急忙滑下草叢中去「藏拙」了。

★ 蜜 蜂 ★

喧鬧中，又一隻金黃色的飛虫穿過空中，在空中盤旋着，嗡嗡地叫。他越飛越低，振翅的響聲越來越嘹亮，大眾也越肅靜。

金黃色的飛虫停住在螞蟻前面，跟螞蟻打照面。一道甜蜜的聲音自我介紹給大眾說：『我叫蜜蜂。』

在肅靜的空氣中，螞蟻說：

「蜂姐姐！久違了！我們等你很久了。你！你是最正確的，最

寶貝的，最甘飴的生活的榜樣！你用你的勞力，釀蜜糖；不但爲你自己着想，而且爲你底兒女，做堅固的房屋，甜美的食料。我也有堅固的房屋，豐滿的倉庫，可惜是個地下室！

「蜜蜂姐姐啊！你的勞動，比我更幸福，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工作，可以讓一切生活的東西取法你，連高傲的「人」，也不得不效法你。」

一句銘言

最喜歡喫蜜的黑熊首先鼓掌，大眾跟着更劇烈地鼓掌！大象拍得更大力，幾乎踏穿了地皮，連腿也幾乎插進了地裡去。

蜜蜂又開始震動他那輕快的翅膀，螞蟻說：「你常常肯傍着人

家住，請你把你底美德傳授給人類吧！」

到了這時，海螺拔出他隨身帶着的號角，盡力一吹，告訴大家集會完畢，散會。

大家頓時四散而去。草場上遺留下一種發光的東西，一句銘言喜鵲很歡喜地叫說：「十分好！也說是螞蟻留下的，讓我去保存……呀！是金的呢！」

可惜，那金的東西是貼着地的，他啄！啄！啄！却啄不到手。可憐，喜鵲不認識，那兩個字果然很寶貴，因為是：

「節儉！」

巨樹的嬰年

山坡上種着一大叢杉樹秧，未來的巨木，現在不過有幾寸，一排一排，好像一隊小兵。

溫暖的陽光，輕輕的和風，撫養着這群小壯士。

幾年以後，他們就要給主人移植到山腰上去。組成另外一塊偉大的，新的叢林。這整齊的叢林是千金不換的寶藏。

每一巨嬰在那兒，該得跟土地作爭奪戰，在硬得像石一般的泥土裡去吸取他的營養料來和季節、氣候、風、雨、雪、烈日作戰。有時不幸會給電擊倒，有的會給颶風吹倒：不過，不少却會得

到最後的勝利。十數年以後，這稠密的叢林會保護無數的鳥巢，無數的獸穴，抵抗狂衝的水力，在小莖上伸展他的飴人的，陰涼的樹蔭。

你道，這不是可人的工作嗎？你要讚頌這叢林，你更要歌頌種植這些巨木的人，他們種植下這些巨嬰，天天照護，天天看顧，天天設法預防他們會遇到的災害，他們也曉得到，他們永遠不會可以有一日，可以親自體會到這叢林的福利。因為：

「前人種樹後人享！」

勞働固然好，可是裨益後世的工作更偉大！



富翁群裡的窮光蛋！

李大人好揣摩，收藏有美術性的器皿。他底大廈裡藏着的古代瓷器，大大小小，新式舊式，本地外國，五光十色的器皿，不下數百件，磁質的有，玻璃的有，銅的有，銀的有，金的也有。

可是這大廈，從來未踏進過一個泥做的器皿。

委實是這樣的發生過的：

塵帚一大清早就把這個消息傳遍了大廈。

塵帚是用極精細的天鵝毛做的。他每天巡視大廈裡一切的器皿，天天好像老朋友也似的，至少對他們說一句問安話。（這些老

朋友，有的已經幾百歲，在風燭殘年了），報告一些關於來賓的祝詞：新奇美麗的同伴的來臨等等的好消息。

今天，他告訴貴族廳堂的國產瓷器說：

「又來了一位新住客。」

國產瓷器非常好奇地，立刻就問：

「是怎麼樣的？是怎麼樣兒的？」

「是個鄉夫。」塵帚答，他神秘地故意把聲音放低着。「你們自管去想像吧！想不到！我再來告訴你們：它是泥土捏的，一點顏色也沒有，肚子大，口更比平常的器皿大，怪難看的！而且常常戴着一頂睡帽，十足我主人家常在大門房裏的那位傳達先生。」

兩個藍色的花盆的潤臉漸漸的轉變了渾紅。

「怎了得!?」年紀大的那個叫，「一個村夫進了我們的大廈來，跟我們作伴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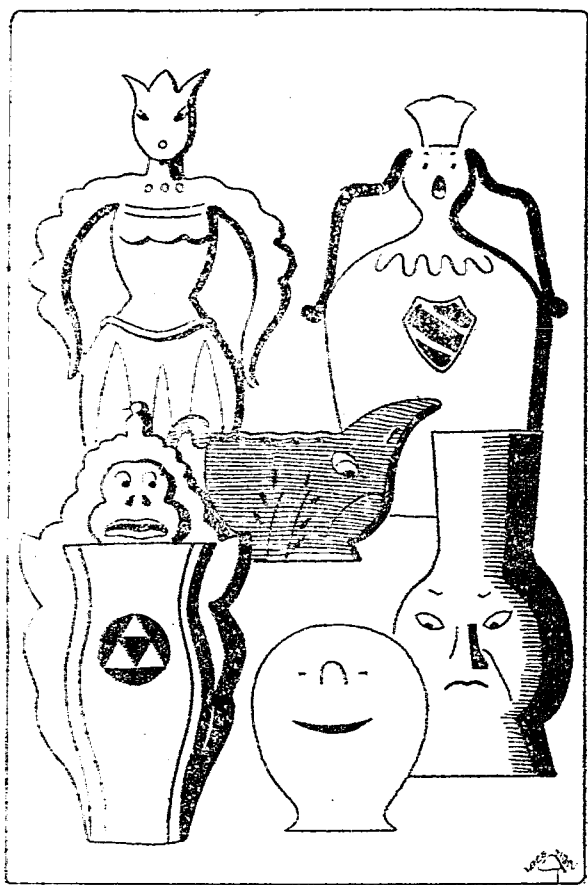
塵帚因為工作忙，沒有再回答，便動身走了。這令人嘔心的消息在這閒着沒事做的東西之中，却從東傳到西，從南傳到北。吱吱唧唧，談論個不休。

第二天，就有一個五顏六色的大瓷盤子對塵帚道：

「怎的？主人會這麼藐視我們，收進那老粗來我們的紳士群中嗎？」

塵帚答：

「其實並非主人這麼做，却是公子要這麼做，那小孩子動起了



個怪性子，前天從早至晚起勁地吵嚷說要！要！迫得父親勉強着照他的主意做！」

「我們可以知道，那沒用的東西從那兒來的嗎？」

塵帚頓了頓，細聲說：

「專賣土器的店子裡來的。」

「多嘔心啊！」

★

★

★

幾大以內，那土器的不幸的身世傳遍了那大廈的每一角落。

新住客沒有什麼藝術性，沒有什麼顏色，沒有什麼值得欣賞的

材料。他的名字更加可笑，叫做「撲滿」。他一點不想，只想吞錢。肚子大大，只顧吃錢。

「老實說來，他根本沒有一點價值！」一個江西瓷盤敵意地咒了一句。「因為自己沒有價值，所以才用「吞錢」來增加一己的價值！可惡可惡！難道真個錢可通神……」

「其次還有，你以為主人肯給許多錢他吞麼？會有一千一萬麼？嘩啦！至多不過幾個銅板。……」另一個美麗的杯子說

「至於錢，塵帚給我說過，少爺曾經放進過他口裡許多金幣和銀幣。」一個有歷史性的盤子說。

少爺的偏愛惹起了大廈裡全體住客的忿怒。公子本來是個美麗的小君子，怎的他會看中這醜陋的土東西呢？

埋怨的聲浪很大，反對的聲調震動全大廈。反抗，平常是驕傲的結果！有個馬來半島土籍的大盆更虛張聲勢，告訴塵帚，請塵帚經過撲滿時，用多點力一推，撲滿的生命便要完了。多幸塵帚心地好，沒有同意他的話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大家漸漸兒把撲滿忘掉了，把想頭掉到別的事兒去了。沒有事做的人常常是這樣的。今天立定的主意，明天立刻可以打銷。

★

★

★

一天，一群大家不認識的人進了器皿們住的大堂，沒有禮貌地



把大家逐一的照頭照臉瞪視一過。有的粗聲呼唱，有的把各器皿的名稱註在冊子裡。其他的坐在安樂椅上開始吞雲吐霧。所有的器皿都戰兢兢地，以為世界末日快到了。

其實不是世界末日到了，却是他們的主人的錢財盡了。

常出不入，常買古玩却不賣出，當然會有今日的結果！

不過，這代替父親管治家產的兒子，自從父親死後，好像把這句話忘掉過了。

幾天以後，各廳堂完全空了，他們完全都聚到另一間房裡去，一個滿臉俗氣的人高聲呼唱他們的名字。器皿們有的是一道兒去，有的却獨個兒去。雖然他們極捨不得分別，到底各個都沒有自主的權力。一個一個都是垂頭喪氣地走了。

只有撲滿一個兒沒有拍賣去。

他仍舊保持着他一向的精神，張開大口，微微地笑。

公子的臉色比平常青白，友誼地注視着他。拾起了他。他的體重果然相當大。

『親愛的撲滿，需要你的時候到了……我父親遺下一切的一切，他們都取去了……一個銅板也沒有留下給我。只有你，人家認為沒有一點兒藝術價值的你，肚子裡所存的才是寶貝，至少不會讓我挨飢餓……讓我檢點一下你的大肚子裡的東西吧……可憐的撲滿啊！請你見諒！』

輕輕的一摔，撲滿覺得震動非常厲害，肚子破了，流出一大堆金元，銀元，在桌上滾。

「多得很啊！」公子輕輕的自幸着。

錢幣上遺留下許多泥塵，瓦片。這是撲滿的血，可是他那忠誠的口還在張大着，還像在嘻嘻地笑着。

新地氈

「媽媽！好媽媽！請妳收下我給妳的一件小禮物。」

「啊！多美麗的一條地氈！……從那兒找得來的？買來的？……

……親愛的女兒！妳從那兒找得這筆錢？」

「不是買來的。這地氈找遍天下也不能買得到，這地氈是女兒自己親手做的。」

「妳親手做的？真的麼？」

「媽媽，請妳細心看一遍這地氈的織工吧，妳自然會明白。」

「不錯！……這地氈是由碎布條織成的；五光十色，可是調劑得很悅目。妳怎會找得這麼多的布條來？」

「媽媽，是在妳的工作室裡的。」

「這個我也覺得，我起初一眼看起來，就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……到底我仍未徹底明白。」

「媽媽，妳不要以爲我剪破妳的衣服做的！我取這些布條時，是和阿金——女傭——商約過的。我因爲看見她每天打掃房間時，把許多大大小小的布片倒去，於是我要她將那些布片節儉起來送到我的房間去，幾個月以後，就積了一大堆。妳因爲工作忙，所以沒

有注意到我這樣的行動吧。」

「果然，我也覺得妳近來已減少了來我工作室裡的次數。誰指導妳做這可人的工作？」

「做地氈的方法是從一本月刊上看來的，十分容易做。不過，打動起我「做」的，媽媽，妳猜得着麼？……是鳥兒」

「鳥兒？」

「對，是鳥兒！媽媽看過牠們造窩麼？牠們到處去拾禾稈、線條、毛髮、草、布，什麼都合用……一隻鳥兒可以做得到，所以我想！一個小女孩也應該做得到的。」

「當然，親愛的女兒，只要女孩子們都像妳一樣，有一個清醒的頭腦，有一個富於感情的心就好了。」

究必印翻★有所權版

GRANUM AURI

兒童叢書
第廿四號

不平凡的集會

作者：岳

主編者：盛 熊 運

印刷者：澳門慈幼印書館

發行所：慈幼印書館

代售處：眞理學會

香港上環道中皇帝行二樓
聖保祿會印書館
南京下關天保里卅四號

(橫)：者對校書本

年七卅國民華中
版出日一月二十

購訂埠外
費郵收免

角三本每售零
元三(冊二十)年全

1726.

D24-1 0003

編主運熊盛

書叢童兒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-|----|-----|----|----|----|-----|
| 11 | 10 | 9 | 8 | 7 | 6 | 5 | 4 | 3 | 2 | 1 |
| 美 | 女 | 薇 | 動 | 四 | 自 | 十 | 小 | 慈 | 海 | 十 |
| | 巫 | 薇 | 物 | 義 | 由 | 萬 | 賣 | 母 | 豹 | 萬 |
| | 的 | 害 | 世 | 友 | 樂 | 問 | 技 | 之 | 的 | 問 |
| | 約 | 了 | 界 | | 國 | 題 | 者 | 聲 | 故 | 題 |
| 畜 | 指 | 我 | | | | 【二】 | | | 事 | 【二】 |
| 22 | 21 | 20 | 19 | 18 | 17 | 16 | 15 | 14 | 13 | 12 |
| 小 | 小 | 瑪 | 三 | 十 | 驢 | 熊 | 蝸 | 強 | 淘 | 十 |
| 偷 | 牛 | 里 | 個 | 萬 | 子 | 先 | 牛 | 蠻 | 氣 | 萬 |
| 兒 | 郎 | 的 | 希 | 問 | 的 | 生 | 小 | 的 | 的 | 問 |
| | | 提 | 望 | 題 | 歌 | 的 | 姐 | 獅 | 小 | 題 |
| | | 琴 | | 【四】 | 聲 | 大 | | 子 | 金 | 【三】 |